

# 新闻小说

吴亮 程德培 选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86

XINWENXIAOSHUO '86



# 新闻小说'86

吴亮 程德培 选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责任编辑 陈如江 徐 侗  
封面设计 健 君

**新闻小说'86**

吴 亮 程德培 选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42,000

1988 年 2 月第 1 版 198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515—001—X/I·1

书号 4299·026 定价 ~~3.80元~~  
3.80元

## 新闻小说这一年

吴亮

这一年来，新闻小说发生了十分引人瞩目的变化。其中让我们最为关注的，就是它把自己的视线从以往那些富有戏剧性或传奇色彩的个人命运和个人生活历程移向了广泛的社会问题与历史事变，开始和各种各样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现实领域展开有益的对话，并把这对话公诸于世。

新闻小说的“新闻”具有何种涵义呢？它当然不是指及时报道昨天发生的事甚或今天早晨发生的事。在各种新闻报纸或报纸的新闻栏中，我们每天都读到大量并无价值的“新闻”，经常感到当天的“新闻”是我们熟知的，似乎事情总是如此这般地重复。有时候，我们也读到令人感兴趣的新闻，它确实报道了新近发生的事，可是我们总嫌不够充分。我们仍被阻挡在世界的部分真况和真相之外不能对它有所知晓，而这些真况和真相恰恰是我们很想知道而又天然地有权利知道的。当新闻报道因种种原因仍然缺乏足够的自由缺乏锐敏的感觉进而和我们的生活实际和阅读愿望有所脱节时，新闻小说便有意识地填补了这一真空状态。它运用了小说形态的自由和小说形态的感觉，大大向现实的各种真况和真相靠拢；它以一种通讯的和大众传播的语言，直接了当地向我们叙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叙述若干年之前发生过的事。这些事曾经被回避，被掩盖，可是始终在影响我们的生活。新闻小说以它应有的诚实，向我们坦露各种各样的社会真相，以至我们这些习惯于阅读那

些被人为筛选过的“新闻”已经感到厌烦的读者一下子又接触到我们自己真正觉得有必要了解的新闻了。

在目前的情况下，新闻小说就是一种关于恢复和重现社会真相的诚实叙述，它始终如一地贯彻真实性的至高原则。新闻小说关注着社会，深知我们的迫切利益所在，对形形色色有待解决处理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给予不容闪避的披露，使得我们再也不能高枕无忧。它揭示了因我们的长期忍耐而趋于麻木、健忘和习以为常然而却严重地关系到我们基本生存条件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真实处境，危机就在我们四周。

新闻小说由此维护了我们对世界和现实的干预权利，它力图表明，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原则上都是应当予以报道和披露的。我们应当广泛了解世界，因为我们不能被隔离在世界之外。新闻小说反对形形色色对世界的歪曲报道，反对形形色色将现实和人们拦阻开来的消息封锁。它是人们真正以舆论为手段影响和制约世界上其它力量的喉舌，是人们及时倾听种种真实消息的耳朵。某种意义上，它是新闻走向全面自由的预告和先声。

新闻小说的最大价值和功绩，并不在于文学自身。它的最大价值和功绩，恰恰在于体现了一种现代的生活制度和社会民主，它是一种实践方式和行动。它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不是想象的，它唤起的情绪和思考也是实践的，它并不偏重于审美感受。新闻小说，严格说来不单属于艺术领域，而直接属于生活领域。

新闻小说是一种严峻心灵的热忱，它确立起作家在各种社会事务和社会问题包围中的独立意识和公民责任。它站在时代和大众的这一边，绝不放弃对社会的发言权。它有感于新闻报纸的缺乏新闻性，深深了解大众被许许多多不怎么完整可靠以至加以涂饰的“报道叙述”所遮蔽；它如此强烈地引起大众对他身边事物和事件的关心和议论，引起大众对自己生活状况的发现和全新的感受；它使大众从中得到一种心灵上的震惊和不安，激发起好奇、不

满和思变的欲望。它会形成一种精神的潜在力量，推动生活的进程；它还会拓展我们狭小的只顾一己之得失结果个人利益反受到侵犯的心胸，把我们带到更切近或更遥远的世界，由此进一步把这个世界的麻烦、痛苦、灾难和疑问生动地展示给我们，让我们不可逃避地参与其中。

仅仅一年，新闻小说就以它描述对象日益扩展的广阔程度，为它自己赢得了大众的信任，也为它自己打开了胸襟。一个健全社会的文化确实应当是多种多样的，当虚构小说纷纷致力于主观想象，和具体的社会问题社会事务告别而去的时候，它越来越回复到了自身。与此同时，这一既然不应当由虚构小说来承担主要责任的现实领域，就非常自然地让渡给了新闻小说——事实果然表明，这一各自的选择行为都是十分明智的。

我们永远需要真实的叙述。关于社会，关于世界，我们若没有真实的叙述，又怎样了解它们呢？对我们所予以信任的新闻小说而言，当它悄悄地从“一个人的遭遇”的模式向全景式社会问题实况报道转向时，我们的注意力也就随之改变了。在一个困难重重的社会中，新闻人物的价值是远远不如新闻事件的。所有对某一特殊新闻人物的关注，都会不同程度地使我们丧失自身；惟有对社会新闻的关切，才会有效地让我们想到自己公民的身份。

现实问题是不会在文学中失落了。当我们注意到了这一年中思索的疆域不断扩大的新闻小说，难道不应当为它们的真实、责任感、公民的良知、对社会问题的密切关注而鼓舞，不应当为它们所渗透的人道精神、震慑人心的严峻态度和渴望现实有所改进的拳拳之心而激发起一种既不满意现实又无比挚爱生活的精神吗？

## 目 录

新闻小说这一年·····	吴 亮 ( 1 )
推延十八年的审判·····	路 滔 ( 1 )
命运狂想曲	
——雷宇与海南“汽车狂潮”·····	邓加荣 张胜友 ( 46 )
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	罗建琳 ( 88 )
深圳,两万人的苦痛与尊严·····	吴启泰 段亚兵 (111)
中国的“小皇帝”·····	涵 逸 (154)
多思的年华	
——中学生心理学·····	孟晓云 (199)
黑色的七月	
——关于中国高考问题的思索·····	陈冠柏 (246)
阴阳大裂变	
——关于现代婚姻的痛苦思考·····	苏晓康 (274)
中国的乞丐群落·····	刘汉太 (334)
孔子与中国·····	贾鲁生 (366)
后记·····	程德培 (430)

## 推延十八年的审判

路 滔

【点评】 历史喜欢开玩笑，有时候，它几乎是一边淌着血，一边在发出它的笑声。这里，推延十八年的审判，就是一则以血作为代价的笑话。这个笑话来之庄严的时代中荒唐的一幕，当我们把这86年的数字颠倒一下时候，荒唐便从68年开始，刘学保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登上“守卫大桥”的英雄宝座。这个动乱的年代充满了焦虑、热血不问价值，且一脸向“英雄”，它在四处寻找英雄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制造英雄。只要是“英雄”的模式一出现，于是诞生了一片不问青红皂白的欢呼，于是也把一开始的错误推向更远。极端的错误带来了荒诞，也带来了沉重的笑声，不管沉重如何，笑还是要笑的，不止是为这位以别人的血来筑自身丰碑的丑行的败类，而且也是为了这个时代的荒唐，由于它的荒唐，鲜血的颜色改变了，豪言壮语被埋葬了。

归根结底，刘学保不是十八年后今天被审判的，而是在十八年前他杀死别人的瞬间，也同时扼杀作为人的自身，尽管他在鲜花丛中苟活了十八年，也无法掩饰灵魂的不安宁，他可能付出过虚惊，但在英雄的称号越来越伟大的声浪中，他又安静了，他的灵魂已死，活着的僵尸则热闹非凡，这不能不是时代的荒唐与错误创造的业绩。如今，时代已纠正了自身的错误，那么，这个延误了十八年的审判终于召开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历史，真象个最高明的解剖家——常把同一个人迥然不同的命运，在同一个地点，用同一种方式绝妙地剖开，然后赤裸裸地抖给人们看。瞧！他来了——

时间：一九六八年二月；

地点：兰州市某礼堂。

“哗——哗——”欢迎他的掌声，犹如决了堤的洪水！“咔嚓！”“咔嚓！”各种各样的镁光灯，不停地在他眼前闪出耀眼的光！“向英雄战士刘学保学习！”“向英雄战士刘学保致敬！”……童蒙初开的“小将”们发狂般的呼喊，简直要震裂房顶！此刻，他正神采奕奕地站在主席台上，环顾着从四周发出的狂呼热浪，脸上堆满了掩饰不住的微笑，高举“红宝书”的右手不停地向台下挥动致意……

谁能想到呢，十八年后，他又来了——

仍然是兰州市某礼堂，仍然是站在主席台上。所不同的是，他今天的身份已不是受人尊敬的英雄，而是个货真价实的杀人犯！此刻，在一千二百多双怒目的逼视下，他低着头，一副浓眉遮掩下的小眼睛，不时地向地面来回扫视；黝黑与蠢笨的面孔上，隐隐露出几丝凶残与狡黠……

亲爱的读者，也许您以为，本文是要叙述一位英雄的堕落？不！他压根儿就不是英雄，甚至可以这样说：他从获得“英雄”这一美称的第一秒钟起，实际上就已经走完了构成“杀人犯”这一恶谥的全部路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对他的审判来得太迟了，几乎迟了整整十八年！

从这场姗姗来迟的审判中，从这个畸形时代分娩出来的“怪胎”中，似乎隐隐约约地寻觅到我们民族的某些弱点……

## 第 一 章

诡秘的“跟踪”。漏洞百出的“壮举”。举世罕见的破案速

度。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出身！

(1)

让历史的时针倒回十八个春秋——

这是个令人刻骨铭心的严冬。刺骨的山风，无情地袭击着大通河畔的几排破旧的平房。天，好冷啊！即使躲进小屋，围着火炉，好象也只能给人一丝温暖。

现在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四点多。今天，甘肃省永登县将要成立“革命委员会”。为了研究大会出席人选，连城林场的“支左”军代表们已整整扯皮了一个多小时。人员确定后，有人提出：“造反派”们都去开会了，最好派个军代表在场部留守。派谁留下呢？正当“支左”负责人S把他手下的“大将”们进行比较时，突然，一个黝黑面孔、浓眉小眼、膀大腰圆的“军代表”，“呼”地站了起来，扯着粗嗓门连声嚷道：“我留下！我留下！”

他，就是炮兵某师副班长，一个月后名震全军的“文革”大英雄刘学保！

S沉思了一会儿，下了决心：“好！就你留下。”说罢，再三叮咛：“你在家，一要注意场部安全；二要看管好‘群管’对象李世白，不要离开场部。”

李世白是林场的一名普通干部，解放前曾当过伪宪兵连副连长，一九四九年在酒泉率军起义，“文革”初期却成了林场唯一的“群管”对象。看好这样的“死老虎”，还不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刘学保两腿一并，挺起胸脯，连连应诺：“行、行、行！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谁知，进城开会的人马刚走，刘学保就把S的“叮咛”扔进了大通河，擅自离开场部，神秘地“失踪”了……直到中午十一点左右，他才急匆匆地赶回场部，冲着伙房大师傅喝道：“喂！有没有馍馍了？我还没吃早饭呢！”到了下午四点左右，他又第二次“失踪”了，

回来后，还诡称“我到竹林沟看了一下”。其实，他根本没到竹林沟，而是到后来使他一举扬名的“发迹地”——池木哈大桥“侦察”了一圈。

一切准备停当，罪恶的大幕拉开了——

晚上七点多，突然，刘学保探头探脑地钻进了伙房，贴着炊事员张士林耳朵，悄声下起了命令：“张士林，你出来，我命令你今晚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李世白溜出大门了，你赶快找个斧头，随我跟踪李世白！”

一听说这个平时恬静谦和的“老实头儿”会跑，张士林心里直疑惑，不相信地问道：“你看见了？”

“看见了！”刚说完，刘学保又不放心地拉住张士林，瞪起两只鼠眼，厉声说道：“这事，你对任何人都不能讲，要保密！”

等到张士林拿着斧头赶来时，刘学保早已收拾停当：脚上穿着双轻便的解放鞋，身上反穿着军用雨衣（黑色朝外，黄色朝里），腰间插着把磨得锋利的匕首，肩上背着个黄挎包，包里还特意装着一本《毛泽东选集》……一切表明，他的准备工作无懈可击！

诡秘的“追踪”开始了！

别看刘学保生得“傻大粗”，可是一旦假戏真做，装得倒还挺象，走出场部大门后，他明明知道李世白是沿着公路朝北走了，却还要故意装得傻头傻脑，带着张士林一会儿朝南望，一会儿往东找，嘴里不时地自言自语：“咦？这家伙，跑到哪儿去了……”直到追了二、三里路，他才摆出料事如神的模样，用毋庸置疑的口气下了断语：“我认为，李世白今晚不是钻进森林放火，就是去破坏大桥。走！往北追！”说完，领着张士林就往七公里外的池木哈大桥一直追去。

追到水磨沟，一阵寒风刮来，张士林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感到太冷，就叫刘学保先追，自己又返回场部穿了件棉衣，并且顺便借了辆自行车。可是谁能想到呢，当张士林骑车再次赶到水磨沟时，发现刘学保此时不但放下“反革命分子”不追，居然又从原路返

回，在水磨沟足足耽误了四十多分钟！更令人费解的是，本来，张士林是为了快一点追上李世白才借了辆自行车，不料，刘学保一见张士林骑着车，脸色反而“刷”地阴沉下来，眼中陡地射出凶狠的光：

“你骑车干什么？”

“有辆车子，万一有事，来得快一些……”

“扯蛋！”刘学保火了，摆出一副十足的“军代表”派头：“搞我们这行工作，哪能骑车子？把车放到路边去！”……

诡秘吗？更诡秘的行动还在后头！

四十多分钟后，刘带着张又顺着公路向北追去。追出约二公里半时，刘学保发现八冶公地上有个工人在放哨。忽然，这位平时威风凛凛的“军代表”，竟然胆怯得象只怕见阳光的耗子，急忙喊了一声“卧倒！”随即，一把将张士林压在路旁的背阴处。哨兵眼尖，见他们形迹可疑，立即走上前，厉声盘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我……”一阵慌乱后，刘学保很快平静下来。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时，他既不说自己在追踪李世白，也不提醒哨兵提高警惕，反而眨着小眼说起了假话：“我们到上湾办个事去！”

他们沿着靠山傍水的公路又追，追了大约有五公里路时，在正前方大约一百公尺远，已经隐隐约约看见李世白正在公路中央不慌不忙地、慢悠悠地踱着八字步……张士林沉不住气了，立即向刘学保请求：“我从小路抄过去，把李世白抓住！”

“先不要抓！”刘学保赶紧拽住张士林，故弄玄虚地说：“我们要跟上他，发现他的同伙，争取一网打尽！”

诡秘的“跟踪”在继续进行！眼看着，只要拐过一个大弯，就要到达池木哈大桥了……就在这时，刘学保突然站住不走了，声色俱厉地对张士林说道：“张士林，我命令你，赶快回场叫人！跟造反派头头们说一下，叫他们乘车赶上来……”

“什么？回场叫人？”张士林一怔，心里说道：“你小子，事先不是再三交代我此事不能对任何人讲吗，现在怎么他妈的又要我回

场告诉人呢？”不过，张士林不敢“摊牌”，只是迷惑不解地劝道：“老刘啊，前面就是深山野林，我们两个人一起对付李世白有把握，你一人跟去有危险！”

“你别管我，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保卫毛主席，死了也甘心！……”富有时代气息的“豪言壮语”，从刘学保那两片厚厚的嘴唇中央滚滚而出。

“……”张士林进退两难，没了主意。

刘学保深知，甩不开张士林，“宏伟计划”就会泡汤！见张士林还在犹豫，他急了，脸一沉，瞪起两只充满了杀气的小眼嘶吼起来：“老张同志，这是战斗！你必须听我的命令！……”

“命令”一词，在部队里意味着“必须坚决执行”。一个小小的“伙夫”还能说什么呢？张士林只好乖乖地把手中斧头递给了刘学保，临走时低声关照着：“老刘，你要多加小心啊！”刘学保脸色忽地“转晴”了，立即用毛主席语录回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一切如意！看着张士林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从刘学保的嘴角，露出一丝令人难以理解的微笑……

一小时后（晚上九点半），当张士林领着“造反”勇士们乘车赶到池木哈大桥时，一场骇人听闻的“李世白反革命炸桥案”已经发生了——这时，李世白已被刘学保砸倒在距池木哈大桥八十米处的公路上，右眉毛上部有个鸡蛋大的洞，瞳孔散大；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我叫李世白……连城林场的……一块来了三个人。”

一听“反动军官”搞破坏，谁不恨？老“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奄奄一息的李世白扔上卡车，并用三指粗的麻绳将他绑在车厢上，还用一床破棉絮死死捂住他的脸，“无产阶级铁拳”发挥出了空前的威力：

“哼！想变天，没门！”——“噎”，拳头砸在了他的腰部！

“我宰了你狗日的！”——“啪”，一枪托捅在他的胸部，连枪托都打断了！

.....

到了医院，一听说李世白是“历史反革命”，立即被扔在走廊里，没人理睬；而刘学保却受到“热情接待”。数小时后，直到刘学保的手术做完，有人才想起：哟，还有个李世白呢！揭开破被一看，这位“忠厚老实、工作勤恳”（摘自李世白的档案）的“反动军官”，早已“呜乎哀哉”了……

皎洁的明月，早已从山峰背后溜了出来。满天的星斗闪着微光，好象是侦察员的眼睛，窥视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奇冤大案！

## (2)

“雪里埋不住尸”。当张士林返回场部后，刘学保是如何独自“砸烂”了李世白的“狗头”呢？

下面，为了绝对不改变这位“孤胆英雄”的原意，让我把刘学保那段曾经“讲用”过几百遍的、关键段落熟得简直可以倒背如流的“壮举”，简要摘几段，加一点旁白，以飨读者——

“张士林同志跑步返回场部后，我就独自往前追去。刚绕过转弯处，突然一个人影迎面飞跑过来。我连忙挡住去路，大吼一声：‘站住！’话音刚落，‘嗖’，一块石头紧擦着我的右耳飞过。我定睛一看，正是李世白！我一个箭步跨过去，想一把抓住他。谁知，这个受过专门训练的伪宪兵连副连长，也猫着腰向我扑来，将我顶倒在地，又死死地咬住我的右手。（嗬，咬得多狠哪！然而，真怪！事后据医生检查，刘学保的右手并无任何伤痕与牙印！）……我迅速用力直起腰来，也向反革命分子右耳猛咬一口（你说怪不怪？如此猛烈的“反击”居然在李世白的右耳上也未留下任何痕迹！），只听反革命分子‘哎哟’一声松开了手。我趁势猛地翻过去，用铁一般的右膝盖，以泰山压顶之力，向反革命分子的胸部压过去，一下子压断敌人的四根肋骨。（请问：此事从未经过任何法医检验和 X

光检查，你是怎么知道压断了四根肋骨的？）

“我一边压住敌人，一边想抬头大声喊人来活捉这个反革命分子。当我正要张口喊时，在夜色中，我突然发现前面八十米处的大桥桥拱支撑孔窗内，冒出一串蓝色的火花。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炸药包的导火索在燃烧！（又是个拙劣的编造！据公安、司法部门鉴定，工业导火索在夜色中点燃时，除在点燃瞬间与燃完时冒点红色火花外，在燃烧中间，决不会产生任何冒火、发光现象。）李世白要炸掉这座国家新建的重要大桥！”

“看着大桥上的火花，我恨李世白的怒火更高，迅速抽出腰间的斧头，猛砍下去。谁知用力过猛，斧子头脱落，飞出去老远，手中只剩下短短的木把（这是谎言！倘若你的斧子头真的早已脱落，事后，为什么斧子头上还会留下血迹与毛发？为什么李世白“颅顶有约15厘米长头皮裂开”的斧痕？）。我使劲用木把敲了几下他的狗头，觉得不解恨，又顺手拣起身边的石头，向敌人的脑袋连续猛砸。这个反革命分子哼了一声，象条死猪一样倒在一边。”

“我看到桥孔里的导火索在继续燃烧！（请读者注意，刘学保这时是站在八十米外的“搏斗区”，看到“桥孔里的导火索继续燃烧”的。其实，经公安部门用仪器测定，从“搏斗区”到“放炸药包的桥孔台阶”，根本不能直视！即便再向前行走十二米，也仅能看见台阶的边沿！）在夜色中，我顾不得脚下的乱石和土堆，一口气冲过桥头护坡，又迅速爬到桥墩上的支撑孔窗内，立刻发现一个有脸盆大的炸药包。情况万分危急，我站在桥孔的第一台阶上，毫不迟疑地取下了放在第二台阶上的炸药包（又是谎言！据公安人员测定，站在桥孔的第一台阶上，根本无法取、放第二台阶上的任何东西！），又飞快地离开大桥。”

“……我紧紧抱着炸药包，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在跑到离开大桥已经三十多米远的冰冻的河边，就在导火索已烧尽的一刹那间，我用力将炸药包向一

旁抛了过去。炸药包刚出手，突然耳边爆发出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一下把我震倒在河滩上，昏了过去。昏迷中，我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疼痛，这时才发现我的左手四个指头被炸掉了。”（据许多爆破专家鉴定和多次侦查试验证明，一个“脸盆大的炸药包”在距爆心一米处爆炸，超压可高达四十四点三三大气压，将会致人粉身碎骨。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刘学保这时仅被炸掉四个手指？）

这就是刘学保的那段曾把无数“革命小将”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壮举”！仅从这段已被他推敲过无数遍的“壮举”中，也可以看出刘学保的“英雄事迹”，漏洞百出，疑点丛生，简直是“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所谓“李世白反革命炸桥案”，其真相是：正当张士林返回场部不久，刘学保就在离池木哈大桥八十米处的公路上，乘李不防备，按其事先精心设计好的圈套，凶残地杀害了李世白，造成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件！

刘学保是个凶残的杀人犯！

然而，一个拙劣的杀人犯，为什么后来竟又成了人民共和国数百万将士中的“佼佼者”呢？

### (3)

“叮铃铃——”深夜，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永登县“支左”办公室主任老A宿舍里的寂静，话筒里传来对方急促的话音：“A主任！连城林场出事了，刘学保被炸伤了！……”

“咋回事？你们是干啥吃的？”老A素来火气大，一听到“支左”人员在“大好形势”下“出了事”，就生出了一肚子气，冲着话筒吼叫起来。

“是一个叫李世白的反革命分子炸桥，刘学保因为护桥，被炸伤了手……”

“噢！原来是反革命炸桥、刘学保护桥啊，这说明刘学保是个英雄嘛！……”老A心头一阵欣喜，压在心头的一只沉重的秤砣落



了地，对方下面讲的啥，他已经听不下去了。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几小时前，在场“造反”勇士们听了刘学保编造的谎言后，几乎是在一分钟之内，就给“12.17 案件”定了性；现在，躺在床上的老A听了老“造”们的汇报后，也几乎是在一分钟之内，就给刘学保戴上了“英雄”的桂冠！

“去！把S叫来！”凌晨一点多，老A打发通信员，敲开了当时正在县城开会的连城林场“支左”负责人S的房门。S操着他那特有的闷声闷气的“川音”，边走边揉着没睡醒的双眼，嘟嘟囔囔：“干啥子哟，天还没亮嘛……”

“上车！上车！上车我再跟你说！”

在车上刚坐稳，老A向S“交底”了：“林场刚才打来电话，说有个反革命分子想炸桥，刘学保因为护桥负伤了……”有老A这个“结论”垫底，到了现场，人们已经完全不是去调查李世白“炸桥”的真伪了，而是专门去寻找足以证明刘学保是英雄的“佐证”：

“哪儿是刘学保与反革命分子搏斗的地方？”

“这儿！在这儿！”

“这把斧头是谁的？”

“刘学保同志的！”

“谁淌的这滩血？”

“凶犯李世白！”……

“什么凶犯不凶犯的，八字还没见一撇呢！”随同老A一起赶到现场的永登县公安局的四名公安人员和部队保卫科的两名同志，一踏上池木哈大桥，凭着职业的本能，深感案情重大。两个“老公安”提议了：“快！立即搞个‘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示意图’！”

很快，现场勘查、拍照，分成三个重点：一是所谓刘、李“搏斗区”；二是所谓李世白放炸药包的桥墩、护坡、支撑孔；三是炸药爆炸地区。“现场笔录”和“示意图”，对现场地形、遗留物位置、可疑痕迹，也都作了详细的、全面的记载。